



在神秘的 酋长王国里

杨荣甲著

时事出版社

在神秘的酋长王国里

杨 荣 甲 著

时 事 出 版 社

1986年

在神秘的酋长王国里

杨 荣 甲 著

·

时事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5 字数: 74,000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4,200

统一书号: 10225·018 定价: 0.56 元

目 录

前 言	(1)
一、在北部省大酋长那里作客	(4)
(一) 传奇式的会见——访雷布巴大酋长	
(二) 访加鲁阿大酋长	
(三) 与州长一席谈	
(四) 告别北方省	
二、访问西部省的酋长王国	(22)
(一) 巴蒙苏丹国	
(二) 班琼王国	
(三) 访巴朗二级酋长	
三、在雅温得的访问	(48)
(一) 与首都学者、官员们的讨论	
(二) 访问雅温得郊区的酋长	
四、访问杜阿拉的酋长	(57)
附 录	
一、喀麦隆的部族及传统酋长制度	(63)
二、婚姻及一夫多妻制问题	(78)
三、传统势力对喀麦隆政治生活的影响	(81)
四、关于确定当地酋长地位的法令	(95)
五、关于传统酋长领地的组织法	(98)

前 言

如果我们打开喀麦隆的地图，就会惊奇地发现，这个国家的图形酷似百鸟之王——凤凰的形状。凤冠之上顶着碧蓝的乍得湖水，凤头直视整个非洲大陆的中央，而凤尾则伸向浩渺无边的大西洋。喀麦隆这个国家恰似凤凰一样美丽。人们常常这样形容她：“喀麦隆是非洲的十字路口”，^①“喀麦隆象一件百纳衣”，^②“喀麦隆是整个黑非洲的缩影”。^③总之，喀麦隆不仅是个艳丽多姿的国家，而且是个极有代表性的国家，她使很多旅游者为之倾倒，也为一切关心非洲、研究非洲问题的人所向往。

喀麦隆的婀娜多姿源于她的多样性。首先，喀麦隆的自然条件颇为复杂多样。该国地处北纬2度至13度之间，却集中了黑非洲大陆上差不多所有的气候类型和植物种类。从北方亚撒哈拉沙漠的干燥气候到南部的赤道森林带的热带雨林气候样样俱全。阿达马瓦高原位于北纬6度至8度之间。在高原的北部，伸展着一望无际的萨王纳稀树草原，那里是大象、羚羊、狮子、斑马……的天然王国，它们成群结队在那里出没，到处是一幅幅典型的非洲风光的图画。从阿达马瓦高原向南伸延，靠近滨海附近，著名的4,070米高的喀麦隆火山耸

① 见让·安贝尔所著《喀麦隆》一书第5页，法国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

② 见让·皮埃尔·弗吉的论文：《传统权力及喀麦隆的政治一体化》，第39页。

③ 见米歇尔·普鲁泽所著《喀麦隆》一书第9页，法国权与法出版社1974年版。

然屹立，密不透风的赤道森林带就从这里穿过。阿达马瓦高原不仅是喀麦隆的蓄水库，而且也是部分中部非洲国家的蓄水库。尼日尔河、乍得盆地、刚果的一些河流的水源，有的是部分，有的是全部源于此地。这样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为多种多样的农作物提供了生长条件，咖啡、可可、棕榈、香蕉、花生、玉米、棉花、小米等应有尽有。

不过，喀麦隆的多样性最重要的莫过于她的人民的多样性。据该国的人类学专家讲，喀麦隆国土上共有 200 来个部族，其中的大部分居民都是过去从外面陆续迁移来的。以前，由于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该国的部族社会制度远未解体，主要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其部族社会结构的组织还相当严密。这种结构组织，独立后都承袭下来了。

喀麦隆的部族社会组织由各级酋长领地来体现，各级酋长领地分别由各级酋长管辖。该国共有多少个酋长领地呢？这简直是个谜，很多当地人（包括一些学者、教授）都说不清楚。最后，直到我们碰到了喀麦隆领土部专管此项工作的司长才得到了满意的回答。他明确告诉我们，喀麦隆全国共有 77 名一级酋长（也即有 77 个一级酋长领地，这些领地都是由过去的“王国”演变而来的，一级酋长都相当于过去的“国王”，他们的称呼随地区的不同也不一样，分别叫“拉米多”、“埃米尔”和“苏丹王”），867 名二级酋长（也即有 867 个二级酋长领地），而三级酋长（就是村长）的数目因时常在变化，故谁也无法说清楚。

喀麦隆的多样性还表现在她的政治、文化和传统上。喀麦隆历史上曾遭受过三个殖民宗主国的统治（最先是德国，后来是英国和法国），有一部苦难的历史；居民信奉三种主

要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当地的原始宗教；至今，人们仍然主要使用着两种官方语言：法语和英语（除此之外，还有难以计数的当地部族语言）；独立初期，曾出现过近200个政党及政治组织混战的局面……^①这一切曾使喀麦隆国内的矛盾极其错综复杂，斗争极为尖锐激烈。但独立后二十年，喀麦隆却平平稳稳地走过来了，喀麦隆由两个国家（过去的英属西喀麦隆和法属东喀麦隆）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喀麦隆联合共和国（1972年）。100多个政党变成了一个单一的党——喀麦隆民族联盟；^②200多个部族在和平中和睦相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1982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890美元^③），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正如《喀麦隆论坛报》主编对我们说过的那样：“喀麦隆独立后，国内情况十分复杂，建设任务非常艰巨，这就迫使喀麦隆领导人在作出抉择时不能不特别谨慎。结果，不利条件变成了有利条件，谨慎成了我们前进的动力。”

1982年11月至12月，由笔者参加的学术考察小组一行三人，怀着极大热情对喀麦隆进行了访问，考察了该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我们曾整日整晚地在非洲的原野上驱车奔驰，在该国部族社会的酋长王国里作客。我们的旅行常常带着探索者的神秘色彩，我们的访问常常经历了一些传奇式的场面。笔者把所见所闻的令人难以忘怀的方面写成本书，奉献给各位读者。

① 根据上面提到的让·皮埃尔·弗吉的博士论文第68页，喀独立前一年（1959年），在法属东喀至少有15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英属西喀有24个，它们几乎都有部族的背景。

② 1985年3月，喀麦隆民族联盟改名为喀麦隆人民民主联合党。

③ 见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

一、在北部省大酋长那里作客

从雅温得乘上喀麦隆国内航空公司的飞机，向北飞行一个半小时左右即到达北方重镇——北部省省会加鲁阿市。加鲁阿是一个正在发展的新兴城市，一座连接邻国及欧洲的现代化国际机场刚刚竣工。

北部省^①地处北纬6度至13度，面积16.4万平方公里，人口260万。该省属热带地区，靠近撒哈拉沙漠的边缘地带，以农业为主，工业也有了发展。目前，每年可生产籽棉8万吨，花生6万吨，稻米5万吨，玉米2万吨左右，小米50万吨。

在距加鲁阿市60公里左右的拉各多，我国正在帮助当地建造一座大水坝，水库容量接近密云水库，同时在坝下修筑一座电站，外加一条输电线路。由于两国人民近年来在这里接触频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在这里也受到了特别热情的接待。例如，我们一下飞机，便径直前往省政府，去会见省府秘书长（第二把手，省长出差在外），遗憾的是秘书长并没有收到我们来访的电传消息，我们成了三位不速之客，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但他很快表示说：“既然是朋友来了，你们不用敲门也可以进来，也会受到热烈的欢迎……”一句话，使我们的心中感到了温暖。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开始了在北部省的访问。

^① 见第71页注。

(一) 传奇式的会见

——访雷布巴大酋长

第二天清晨，加鲁阿市所在的贝努埃州副州长乌玛鲁·拉瓦尔就驱车从60公里以外的加鲁阿市赶到我们在拉各多的住所，在他的陪同和带领下，我们很快启程踏上了前往雷布巴酋长王国的道路。

那是1982年12月初的一个清晨，这个季节，在我国的北方正是一派大雪纷飞、千里冰封的景色。而喀麦隆的北方却正值旱季。一轮火红的太阳渐渐从地平线升起，但很快就变成了金灿灿的烈日，它毫不吝啬地把光和热洒在非洲的原野上，大地被烤得热烘烘的。

道路时好时坏，两旁是一望无际的灌木丛林，汽车有时飞驰十分钟、二十分钟不见人烟。北方省是人口稀少的地区，道路的两旁尽是可以开垦的荒地（这里的土地贫脊，而且缺水），然而已被耕种的土地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因此，自古以来这里基本上就不存在土地问题。

后来，我们的车子行驶到一条大路上，这里的人烟略显稠密了一些。向路边望去，经常可以看到，三五栋、五六栋非洲式的圆形草屋（形状有点象中国农村的粮囤，但并不高大，一般仅一人多高）被一条编制得较厚的草围子围在里面，那围子约一人多高。副州长告诉我们，这叫“一围”。这“一围”里面常常住着一家，或二、三家，三、四家，他们或是亲戚，或是朋友住在一起。我们又看到，常常是这样的三围、五围就组成一个孤立的居民点。副州长告诉我说，这样的一个居民点叫作“一片”，象这样分散在各处的

几片，乃至十几片才组成一个“村”。这就是典型的喀麦隆北方农村的构成情况，而我们后来访问的西非国家农村的构成情况，有的也与喀麦隆北方农村相类似。

通往雷布巴酋长王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道路的变更使我们一时迷了路，而且，车子又陷进了一个干涸河滩的沙子里。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渐渐地烈日已近当午，我们个个都有些着急。不过，这旅程中的困难不正给我们此行增添了一点惊险、神奇的色彩么？终于，在大家一齐付出了力量和汗水的代价之后，车子从危难之中解脱出来，我们又改道前进了，然而却白白耗费掉宝贵的两小时！

车子又不停地奔驰了两、三个小时，正当我们人困马乏，又担心汽油不够，无法返回时，突然，前面出现了一个相当大的村落，这样大的村落在非洲的农村地区是很罕见的……副州长指着前方说：那就是雷布巴！一看表，从起程到现在，已经过去六个半小时了。

雷布巴酋长王国是喀麦隆北方地区富尔贝部族人建立的最有名的部族王国之一。富尔贝人几乎全部信奉伊斯兰教。富尔贝族的一个著名首领布巴·恩德吉达于1804年创建了该王国。他率领自己的军队同该地区信奉原始宗教的基尔迪人进行了一场三十年的战争，扩大了自己的地盘。他在雷布巴镇的南方乔利雷村还修建了一个著名的军事要塞。

雷布巴位于喀麦隆北方两个著名的国家天然动物园布巴一恩德吉达和贝努埃公园之间，距加鲁阿市235公里，而距非洲中部地区国家乍得的南部边界仅约100公里。因而，这里远离城市，远离海岸线，最完整地保留着它的原始色彩，也最独具特色，对研究人员和旅行家来说也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和

价值。而现在，这个非洲传统社会王国的“首府”竟然象海市蜃楼一样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了。此时此刻，我们不由得振奋起来，旅途的疲劳顿觉消失。

雷布巴村的面积大约有1—2平方公里，也是由“围”、“片”这样的结构组成的。不过，这里的房子要略高大一些，已经可以看出居民住宅和“街道”的划分、布局了。

稍候片刻之后，大酋长的秘书来通知我们说，大酋长要在宫庭接见我们。从“礼宾处”（我们呆的那座土屋、院落）出来走不太远，即见用土城墙围成的“王宫”院落了。那土城墙有七、八米高，虽远不能与我们的故宫、长城相比，但抹得却也十分平整，毫无疑问，这显然可以称得上是黑非洲部族社会的杰作了。这土城墙围了一片近四分之一平方公里的地方，那里面就是大酋长的王宫和内宫了。

顺着城墙前行，不多一会，我们被领到了宫庭的大门前，门前有两三排未见任何雕琢的木柱，支撑着由细树枝条编织的一个大门遮檐。据说，门前常有守护的武士警卫，武士们常常用河马或水牛皮裹身，用豹皮护背。不过，我们访问的那天，并没有看见守护的武士，门前却排列整齐地站着十几位身穿蓝色、黄色和红色伊斯兰长袍礼服的达官显贵。他们人人都背着箭壶，挎着宝剑，有的还手执长戟。在和他们一一握手之后，我们便向城门走去。这时，从大门向里看，城门洞的甬道大约有20来米长，甬道的一侧排列着30来位高官显贵（后来得知，他们都是大酋长的元老和大臣）。所有的人都清一色光着头，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均为伊斯兰长袍）。无论是城门外手持兵器的显贵，还是城门甬道内的高官，他们个个样子庄重，表情严肃，给人以威严、逼人的感觉。我们

不约而同想到了电影中古代皇帝接见外国使臣的镜头，今天，想不到却轮到我们也扮演其中的角色了。

进得城门，眼前就是一座圆形建筑——王宫的接待大殿（形状有点象蒙古包，只是更高大些），宫庭的顶部也是个大草屋顶，墙壁则似乎是用红色粘土砌、抹而成，还似乎经过一定的烧烤，因此显得相当坚硬而光滑，比一般的非洲土屋不仅高大得多，也明显讲究得多（后来，在书中，我的确看到，喀麦隆北方人有用胶土砌制小土屋作粮仓用的习惯，制成后常经一番烧烤）。地面是用一层小鹅卵石子铺就，人走上去脚下会发出沙沙的声响。在宫庭门外，有三名侍从早已跪在那里。领我们进来的秘书兼礼宾官一走到宫门前也跪下了，只剩下我们径直走了进去。

大酋长正等在门内欢迎我们，相互握手寒暄之后，他便端坐在他的长方形的宝座上。在他前面的两侧共摆设了四张沙发和几把椅子。这殿堂的面积约有三、四十平方米，由于没有窗子，因而里面比较阴暗。大酋长身穿白袍，头裹白布，手持一串念珠，并用白布蒙着眼睛下面的面部，自始至终如此。大酋长的身材极其魁梧，约近两米高，我们这些外乡异客仅到他的肩部，这在我们所见的当地人中也是极罕见的，这更增添了他的威严。但一坐下以后，他立即对我们显示出十分亲切的友好之情。我们问可否向他提一些问题。他立即热情地表示，我们可以向他提任何问题，“我完全听从你们的安排”。大酋长用流利的法语回答着我们的问题（他受过学校的正规教育），他的好客和随和态度感染了我们，我们立即无拘无束地攀谈起来。

从谈话中我们了解到，雷布巴一级酋长领地同时与雷布

巴县所管辖的地区重合，面积为3.2万平方公里，比比利时王国的领土还大，但人口仅为7.5万至8万人。雷布巴一级酋长领地下面没有二级酋长领地，但却直接管辖着400—500个三级酋长领地（即村的编制）。

雷布巴现任一级大酋长的名字叫阿卜杜拉耶·阿赫马杜。一级大酋长，当地语叫作“拉米多”，即“王”的意思。他的下面有个内阁，内阁中有一名首相，七名超级大臣（分管农业、文化、国防、外交等）和三十名大臣。这个大村落下面共分成30个“片”（每个“片”有人口20—200人不等），每个“片长”同时即是其中的一名大臣。

“拉米多”一旦去世，一般由长子继承王位。首相也是世袭的。其他的超级大臣和大臣们是选出的，但实际上一般也是由儿子继承（但必须是此地生的人才有资格继承权位）。

在谈到土地问题时，大酋长告诉我们，“我们这里没有土地分配问题，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你可以占一块地耕种，但你一走，别人就可以去耕种了”。“土地一般是谁种谁收，我有管辖权，出了事情、纠纷，由我负责去解决”。

我们问：“居民收获之后，需要向您，向国王、大臣们交租吗？”“不，这里没有地租，但要交什一税，主要为进行战争或公共事业用，也是朝廷元老和大臣们的生活来源。大臣们有时缺了什么东西，就找我来要。”

不过，应当承认，由于黑非洲地区传统的家族或氏族公有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大都实行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一年到头下来，生产不出多少剩余产品，因此，这种社会中王亲、贵族对农民的剥削程度也是比较低的。

关于税收问题，大酋长说道：“根据法令，由酋长收税，

然后交行政部门，国家除给一级、二级酋长工资外，还给一定的税收回扣。回扣的多少根据交税的多少和快慢来决定，又多又快的自然回扣也多，从4%到9%不等。”（一般大酋长可能得其酋长领地内全部税收的4%，村长得村子税收的9%左右，村长不领取国家工资。）

“每天早晨，由首相主持内阁会议，我接见他们，决定、处理一些重大的事情。在此之后，我也接见任何求见的村民，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一般是从上午十点开始上朝，但如果一天事情很多，就从早上九点开始，一直处理到下午两点才能接见完毕。”

我们又问：“那么，您与行政权力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大酋长答道：“政府的指令下来后，由县长通知我，我再召集内阁会议进行传达，然后让大臣们再传达到村长那一级，由村长再贯彻到村民当中去。地方上的事务，由我与县长合作来管理，我起的作用是辅助县长把事情做好……”

一边攀谈，我们一边观察着厅内的陈设。整个室内的布置是比较简单的。那黯红色的墙壁上刻有带着神秘色彩而又显得比较原始的花纹和图案。墙壁上一人多高的地方每隔二尺左右还镶着一只动物的角（这似与印第安人部落社会中的情况相同，人们常常把雄性动物的角当作强壮和力量的象征）。王位的侧后方竖着几支长矛，附近的墙上挂着两口插入剑匣的宝剑。还有一只式样比较陈旧的闹钟也摆在那里的一张小桌上。王宫中除了这些陈设之外，则别无他物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对大酋长的访问接近尾声，最后与他在一起合影留念。我们表示，今天能受到他的接见，感

到十分荣幸，他的谈话使我们得益非浅，终生难忘。大酋长表示，中国客人的来访将会载入王国的史册，他将永远铭记在心。我们答应把合影寄给他。他十分激动地说，他一定把照片传给儿子、孙子，并世代永远传下去……

当我们又一次在城门洞中的“文武百官”面前经过时，一一与他们握手告别。这时，我们问大酋长的秘书，可否与首相、大臣们谈一谈。秘书说不能，并表示这里只能由大酋长接待客人。我们走出宫门之后，宫门外面的广场上已经完全变了样。那里已经站满了盛装的百姓。在广场的中央，站着三、五十人，他们的穿着五颜六色，均是武士打扮。每个人都拿着梭镖，有的还背着弓箭、挎着宝剑。他们时而站成一排，时而又变换队形。有些人胸前还挎着一面长鼓，随着鼓声，围成一圈有节奏地起舞。看得出来，那舞蹈是与战争有关的内容，显然是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正在欢呼庆祝呢！这时，大酋长的秘书又征求我们的意见，是否愿意观看骑士的表演，我们欣然接受了。我们深知富尔贝族的骑兵是相当强悍的。

不久，只见八名骑士骑着高头大马，两人一队，从广场的一侧疾驰而来。骑士们身披铠甲（用粗金属丝编织的战服从肩头直披到臀部以下），头戴盔帽，手持长矛，肩背弓箭，腰挎钢刀，威风凛凛。他们来回奔跑，挥舞兵器，恰似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在尘土飞扬中，人们听到战马在嘶鸣。这一切，使我们体验了非洲部族社会战场上的真实场面。

下午四点以后，因怕天黑找不到回去的路，我们向大酋长的秘书告辞。秘书告诉我们，大酋长要“赐宴”，要我们在“礼宾处”等一会儿，并说，如果我们没有用餐就走了，他

会被捆起来，并做了个被捆起来的动作。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大酋长至高无上的权威。据说，过去大酋长手中还握有生杀大权。独立之后不久，前总统阿希乔收回了他这个权力。面对着这位诚惶诚恐的秘书，我们赶紧表示非常高兴接受大酋长盛情招待。

我们再一次走进了“礼宾处”。所谓的“礼宾处”，是一间方形的草房，房子和天井里的地上都铺着小石子，天井里搭了一个凉棚，地面上铺着两块比较陈旧的地毯，角落里挂着一个大葫芦，里面盛满了洗手用的清水。此外，没有任何陈设。我们盘腿坐在地毯上静候不久，宴席即摆上了。那是大盘热气腾腾的大米饭和一大盆非洲式的红烧鸡块，味道相当鲜美。此外，还端上了一大壶用当地植物泡制的特殊饮料。我们美美地饱餐了一顿。就餐后，大酋长还托人送我们一些礼物：用当地的野草编织的相当精巧的草帽和托盘，而且染上了红、绿相间的颜色，大酋长对我们真是关心备至！

黄昏时分，我们又上路了。五点以后，太阳西下，渐渐接近了地平线。一轮又大又圆的深红色的太阳挂在遥远的天边。有时，那路笔直的向着太阳的方向伸展开去，车子疾驶向前，象是要把我们一直带到太阳落下去的地方。但不久，那路又转了弯子。太阳终于落到地平线下面了，天渐渐地变凉爽了，西边的天空开始抹上了一片红云，象火烧的一般，但那云也渐渐由红变紫，由紫变灰……变暗了。最后，夜幕——非洲广阔原野上的夜幕落下了。星斗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夜空中，那星空显得格外高远，那星光显得格外明亮。在这星光下，我们这几个来自万里之遥的异乡异客仍不停地在公路上驱车奔驰着……

（二）访加鲁阿大酋长

1982年的12月5日是个星期天，我们首先参观了我国正在援建的拉格多水坝工程、电站，又在水库沿岸观赏了一下周围风光。在接近大坝一侧的引水渠岸边，一个挨一个排满了中国工人和当地工人，他们个个都在聚精会神地钓鱼。据说，有时一个钟头就能够钓上来几十斤鲜鱼！

等我们从拉格多赶到60公里以外的加鲁阿市，来到加鲁阿一级大酋长艾尔·哈吉·易卜拉欣·阿博家的大门口时已经是中午11点钟了。大酋长家里里外外已经站满了穿着伊斯兰节日盛装的元老、大臣们。州长听说我们到了，也急忙赶来。他告诉我们，他们从早晨六点多钟就在这里等候我们了。我们听了，急忙深表歉意，同时也被当地人民对中国人民非同寻常的友情深深打动！

一进大门，院内迎面就是一所清真寺，那寺庙虽说既不高，也不大，但修筑得小巧玲珑，五颜六色，相当讲究。向右一拐，便是大酋长的接待“王宫”。这王宫也是圆形非洲式土屋的式样，与雷布巴大酋长那所建筑形状差不多，但是是用水泥建造的，庭内的直径约有10米，面积约30平方米，地上铺着深红色的瓷砖，相当干净，现代化，里里外外均油刷得雪白。宫庭的屋顶是用红木木板拼成，中央有一盏吊灯，象镀金的一样，闪闪发着光。墙上挂着一张大酋长与前总统阿希乔的合影。另外的一个角落还摆着一只十分精制的小闹钟，这就是宫庭里所有的陈设。大酋长坐在宫内一侧“池”内的毯子上，我们则坐在他的对面。他的年龄大约五十上下，个子不高，样子长得很和善，未戴蒙面的白布。看样子，